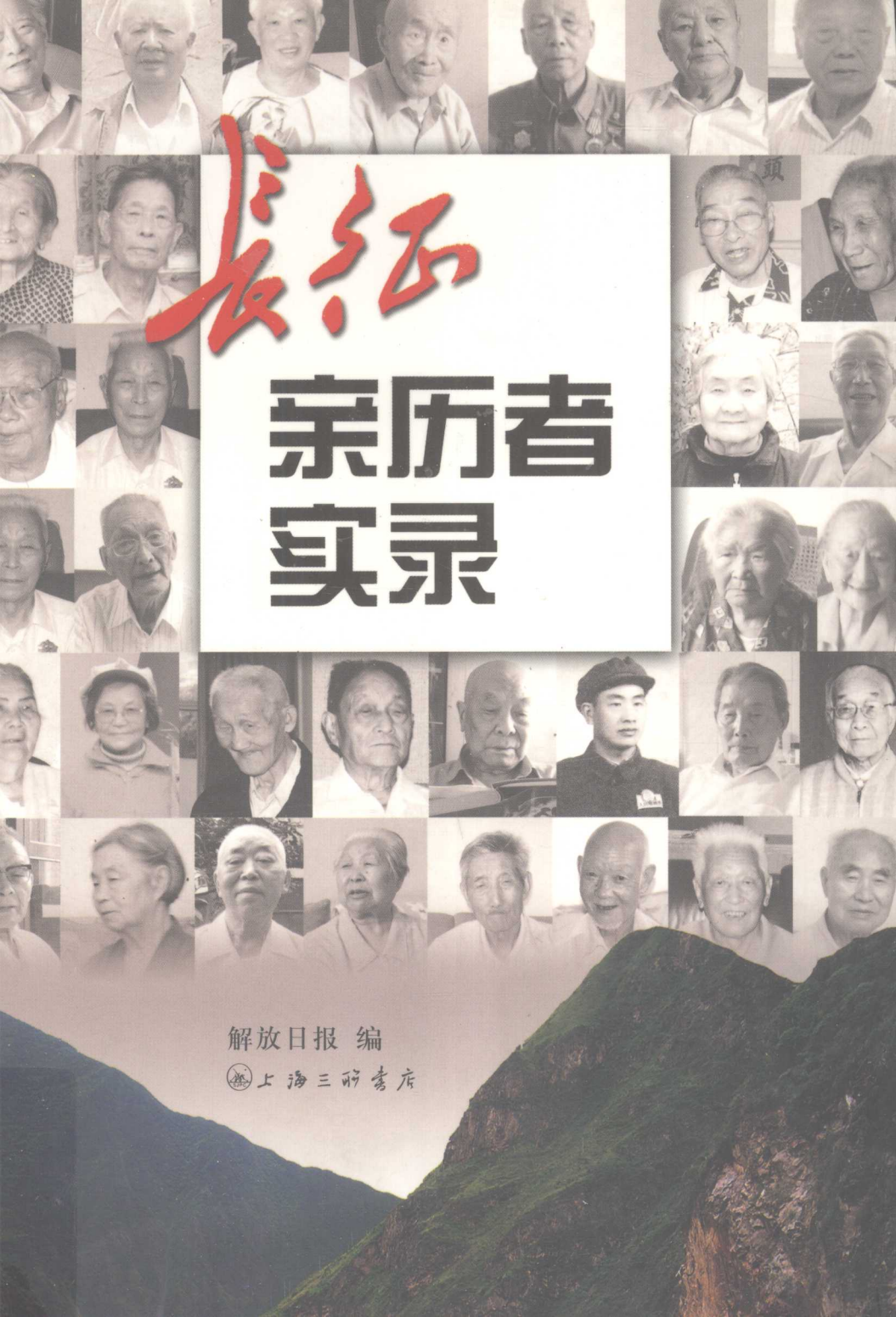




长征

亲历者 实录

解放日报 编

上海三联书店

长征

亲历者 实录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亲历者口述实录

长征

亲历者 实录

解放日报 编

上海三联书店

K264.406
J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亲历者实录/解放日报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0

ISBN 7-5426-2401-6

I. 长... II. 解...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789 号

长征亲历者实录

编 者/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姚望星

装帧设计/张乐陆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384 千字

印 张/12.625

ISBN 7-5426-2401-6

C·165 定价: 28.00 元

序 言

以最直接的方式直面伟大历史

袁 新

纪念长征胜利 70 年，采访红军 70 人，解放日报数十名中青年记者倾情采写的《长征——亲历者实录》一书，今起面世。

长征胜利 70 周年又逢建党 85 周年。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就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时强调：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发扬光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

以最直接的方式直面伟大历史。数月来，在报社总体策划指挥下，解放日报的年轻记者们几乎倾巢而出，分赴全国各地，深入采访长征沿途及在沪的 70 余位老红军。这些亲历了真实历史的老兵们，把伟大历史原貌最直接地还原在我们的年轻记者面前，让今天的人们得以最本真地走进那条艰险的长路、那段不朽的岁月，景仰了那座历史的丰碑。这些见证了沧海横流的老人们，迄今依然葆有一颗火热的心。当解放日报年轻记者在采访本上写下“长征”二字后，长期卧床早已无法言语的百岁老兵苏景轼，一直没有反应的脸上，奇迹般绽开了微笑。他们从枪林弹雨中走出，他们在建设年代里奋斗，他们在离休岁月时奉献。长征走出了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也走出了共和国第一代中坚。从漫漫长征到漫漫生涯，这些民族的脊梁们毕其一生无私，倾其所有热爱，堪为后代楷模。而在他们的身边，在他们的家乡，许多老区的人民依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再苦不如红军长征苦。”许多群众依然对老战士们心生景仰，引以为荣……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历史不曾远去，

精神永远传承。

于是，有了解放日报这一次的出发，有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让历史告诉未来，是使命也是责任。

出发之前，经解放日报与长征沿途六省区及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等联系确认，目前尚健在的老红军大约有 1400 余名，而其中参加过长征的则仅有 92 人。除去身体欠佳实在无法接受采访者，本报此次采访的 70 人，已基本囊括长征沿途这六省区的长征老兵。数字的真实让人惊心动魄。长征胜利毕竟已 70 周年了，当年的红小鬼都已白发苍苍。70 人中，大多年届耄耋，3 位百岁，其中包括贺龙的堂弟贺文琰、30 名长征女战士之一的红军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团长王泉媛、名将罗炳辉的爱人张明秀等等。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他们的回忆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深入的采写具有一定的史料抢救意义，本次翔实的记录为“还原”长征留下了珍贵的实证资料。希望并相信本次适时的出版也能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

深入采写过程中，年轻记者们的心灵也深受撞击。历史与今天对话，岁月与青春直面，感动与收获齐至。这不单是新闻采访作风“三贴近”的一次实战，更是以感动传播感动、用精神激励精神的一次追求。年轻记者们以他们的脚、用他们的手、靠他们的眼、凭他们的心，在 70 个年轮之后的今天，在新时期新长征的路上，为我们在当下如何更加坚定信仰的时代课题，写下他们的注脚。

正好是在十年前，解放日报也曾组织过一次“长征路上访红军”的大型采访活动。时隔十年再访，不少老战士已经作古。然而，感动是一样的，精神是永远的，而且在新的时期有着新的感悟。十年前本报赠送的大红锦旗，至今依然悬挂在老红军家的厅堂正中。他们的始终如一，我们由衷地敬佩。时光总是要过去的，但精神可以永恒，坚持不懈才能发扬光大。“着力宣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着力宣传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我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着力宣传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次采写与这本书，会有

种种不足,但却是一个努力。

以最直接的方式直面伟大历史——长征精神不朽,中国革命不朽!

是为序。

(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总编辑)

目 录

长征前牺牲的战士

——记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陈阿金	(1)
讲述,为了不可忘却	(7)
征途中四次见到毛泽东	(12)
神炮手戴忠元	(17)
红军夫妻相濡以沫	(21)
歌声激越长征路	(26)
我与堂兄贺龙一起长征	(31)
我见证了会宁会师	(35)
背着药箱去长征	(41)
“我给白求恩当助手”	(46)
瞿道文的长征和“后长征”	(50)
我为红军写标语	(55)
决不吃老本	(58)
一弦一柱思华年	(63)
长征艰险记忠诚	(67)
一名“红小鬼”的历练成长	(72)
老红军李哲民	(77)
翻越夹金山 三过藏草地	(81)
激越的歌声	(86)
戎衣虽解意犹刚	(91)



苦乐长征	(96)
总书记惦念着咱	(101)
经历,那永远不会忘记的	(106)
我跟贺龙当红军	(110)
假如时光倒退,我不悔选择	(114)
“红小鬼”的长征记忆	(119)
老兵孟克	(123)
人生满百方开始	(127)
穷孩子走上长征路	(134)
长征最忆是草地	(139)
“红色特工”钱壮飞	(144)
“我只觉得,死也应该死在红军队伍里”	(151)
百岁红军苏景轼	(156)
长征路上的“小小红军”	(161)
红小鬼的长征日记	(166)
岁月是难以忘怀的	(172)
八岁跟着哥哥去长征	(178)
那一路关于水的记忆	(182)
人生不止,报国之心不渝	(186)
一家人共话长征	(190)
一匹马上带七人过河	(194)
红一军团女兵的三十分之一	(200)
我八岁就参加了红军	(206)
王维平:现实版的“李云龙”	(210)
一位百岁红军的精彩	(214)
信念使我一路走来	(222)
长征中那刻骨铭心	(227)

当红军,难忘这一仗	(231)
人生始于长征	(235)
战友情让他获得新生	(241)
至今牵挂长征途中那些伤员	(245)
迎接红军长征来	(250)
毛主席两次表扬了他	(254)
访革命老人杨宣武	(258)
长征路上的白衣天使	(263)
历史是本 不能忘!	(268)
我的长征	(273)
打仗苦,过草地更苦	(281)
这辈子,没白活	(285)
“小马夫”的长征路	(288)
理想之火燃烧在雪山草地	(294)
张毅采访记	(299)
九死一生终不悔	(306)
红小鬼的日子	(311)
七十年前的七个难忘	(317)
难忘过草地	(322)
赵戈,从上海亭子间走向红军队伍	(326)
“将革命进行到底”	(332)
十年后再访老红军真房	(336)
“红小鬼”的红色人生	(342)
小个子老头的幸福生活	(347)
小药官没有掉队	(352)
出生入死战太行	(356)
革命理想高于天	(361)



亲
历
者
实
录

一袋盐救活九条命	(366)
红军游击队,那段光辉的岁月	(370)
追忆岁月那战火纷飞	(374)
我跟定红军了	(379)
咬定青山不放松	(383)
歌声响彻长征路	(389)

长征前牺牲的战士

——记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陈阿金

1934年广昌保卫战和高虎埗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夕的一场激战。

为保住苏区，6000多名红军将士血洒沙场。但在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指导下，整个战局无法挽回，红军不久开始被迫长征。

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陈阿金，就是6000位长眠在瑞金战场的将士中的一位。那年，他未曾见过的惟一的儿子陈雪祥刚满两岁。



日前，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上海普陀区一幢老公房里，记者见到了今年74岁的陈雪祥老人。老人坐在一张竹椅上，身边摆放着几本旧书，记录着他父亲陈阿金的生平，大都只是些用红笔勾划出来的只言片语。

陈雪祥说，父亲留下唯一的遗物是一张一寸黑白照片。这张褪色的照片被他一直珍藏在身边。关于父亲的故事，他只是从叔叔和母亲口中得知零星半点，大部分是自己从图书馆中查阅的。

从穷娃子到“顽固”的工人领袖

陈阿金，1898年出生在江苏阜宁新沟乡。家里兄妹7个，他排行老二。7岁的时候，阜宁发大水，饿殍遍地，父母只好带着孩子们逃荒到上海。

阿金 13 岁时,经人介绍进了日本人开的同兴纱厂粗纱间做工。每天要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却只能得到两毛钱工钱。日本资本家压榨中国工人,对童工的虐待尤其厉害。阿金和其他童工经常被工头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陈雪祥回忆说,叔叔告诉他,那时父亲为了不让工头欺负,偷偷地向一个会武功的邻居学了一点功夫。一次,纱厂工人闹罢工,几个流氓打手大摇大摆地来到纱厂车间抓人,父亲顺手操起身边一根铁棍,一连轰倒三个打手,保护工友们冲了出去,自己却被毒打一顿。父亲因此赢得了工友们的尊重和信任。在这个纱厂,父亲认识了母亲王招娣。

1925 年“五卅”惨案后,陈阿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领导过几次纱厂工人罢工运动。作为工人代表,他多次和资本家谈判,为工友们争取权益。他还参加过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一次,他因为领导罢工被捕入狱三个月。一个英国巡捕早就听说阿金的名字,就大模大样地把他从牢房里面叫出来,恶声恶气地对他说:“你,最顽固,煽动工人闹事的就是你!多关你一个月,赶出租界一年!”阿金冷冷看着他,理都不理。

白色恐怖时的地下英雄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组织安排阿金转入地下活动。

陈雪祥说,像所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一样,当时包括母亲在内,家里面没有任何人知道父亲的行踪。母亲告诉过他,父亲不大回家,常常一两个月也见不上一面。好不容易回家一次,一定是在半夜里,大家都睡觉的时候,来去匆匆。父亲回来,会问她,祖父祖母身体好不好,几个弟弟乖不乖之类的话。母亲几次追问他在外面做什么,父亲都说,和朋友做点小生意,很忙。一次,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哪天不在了,你一定要再找个人家,好有个依靠。”

1927年夏,为了培养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在上海选派了50名工人踏上去苏联学习的旅途,阿金也在其中。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阿金用被伍修权形容为“战斗”的精神学习。他一个人常常自学到深夜,平时很少上街,星期日也很少休息。一次,他和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留学的伍修权在校园里面散步,伍修权称赞他读书用功,阿金感慨道:“我家里穷,没有读什么书。亏得党组织信任,才有这个学习机会,不拼命学怎么行。”

与毛主席一起合影

陈雪祥珍藏着一张翻拍的老照片,上面是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人员的集体照。由于原版照片年代久远,再加上保存不善,翻拍后的照片中,人物脸庞已经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辨认。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面找到这张照片,并把它翻拍下来。我的父亲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我想他应该也在这张照片上。据当时一位负责整理照片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张照片上还有毛主席呢!我真希望能有办法把这张照片的影像还原出来。”陈雪祥老人说。

陈阿金回到部队不久,就被调任红三军团五师政委。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敌人11个师的兵力,推进至南丰、白舍一线,进攻矛头直指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县。陈阿金所在部队被派去“死守广昌”。在李德和博古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指挥下,一场空前的消耗战拉开帷幕。

“老李,你说糟糕不?广昌打了18天,打得那么苦,消灭敌人2000多,我们反倒损失4000多——这打的什么鬼仗啊!”陈阿金愤愤地对第五师师长李天佑说。李天佑长长地叹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打这样的消耗战,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尽管对这样的打法不满意,作为部队的领导干部,陈阿金和李

天佑在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懈怠，更从没有在下属面前流露过。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国民党部队很快就占领了广昌，红军苏区北大门被打开。

竹钉阵大获全胜

北大门已经被攻破，红军部队以高虎埕为中心组织防御战役，希望能够守住苏区南大门。

第五师奉命在高虎埕、王土寨等山上作防御准备。陈阿金每天都要到前沿阵地，检查每一个工事和射击孔。在阵地上，各支撑点均以粗大的松树为顶盖，上面一层石头一层泥，足足砌上八九层，表面再添上柴草，堆得像小山，红军战士隐蔽在下面，敌人很难发现。陈阿金亲自指导战士们，在各阵地前面埋设了地雷，还插上了竹钉。

战斗打响了，冲在最前面的，是特务分子组成的敢死队。他们神气活现地往前冲，刚进入竹钉地带，就一个个跛着脚蹦起来，凄厉地呼号着，好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后面的敌人依然朝前冲，有些踩到竹钉的敌人被自己的同伙冲倒，从身上踩踏过去，哀嚎声一片，敌人乱作一团。

战斗后，陈阿金随打扫战场的同志到阵地前沿。月光下，隐约可见几根被炮火击中的树桩冒着烟，不时可听到被敌人遗弃的伤兵的号叫。几个小战士抬着几只大箩筐，忙着扒下死去敌人的鞋子和装备，为红军战士提供供给。陈阿金从筐里面拿起几只鞋子瞧了瞧，开心地说：“好家伙，叫敌人尝到了滋味！”原来，敌人的胶鞋底差不多都有被竹钉戳穿的小孔。

高虎埕激战3日，毙敌4000多人。红军第五师因为子弹打光被迫撤出阵地，退到万年亭一带休整。

血洒战场

谈起父亲牺牲的情景，陈雪祥老人唏嘘不已。“我是从当年红

五师师长李天佑那里,了解到当时情况的。”

1963年,李天佑路经上海,住在延安饭店,辗转打听到陈雪祥的地址。看到老战友的儿子,南征北战的老英雄李天佑心中格外感慨。一字一句讲起战友牺牲的情景,禁不住老泪纵横。

在万年亭阵地,一次,击退敌人的一次攻击后,红军战士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阵地上,一时刀光闪闪。敌人的飞机像乌鸦一样在战场上空飞过,不时投下炸弹。陈阿金和李天佑骑着战马,观察着前沿形势。陈阿金策马走在前面,李天佑在后面着急地说:“老陈,到后面去吧!”陈阿金望着前方,眉头紧皱,答道:“不急,我到前面去看看……”话音未落,一架米黄色的敌机忽然低空绕到他们上空,扔下几个炸弹。一颗炸弹恰好落在陈阿金前面仅几米的地方,只听“轰”的一声,李天佑眼前尘土飞扬,从马上被震落下来,翻倒在地上。他爬起来,顾不得流血的手,使劲拖出埋在土里面的陈阿金,叫着“老陈,老陈……”可陈阿金再也听不到战友的呼唤了……

国民党把陈阿金阵亡的消息当作重大新闻,刊登在1934年9月10日的《时事新报》上,报道称“中央南昌九日电:第五师驿前一带战役损失甚重,伪师长李天佑左臂斩断,政委陈阿金阵亡。”

陈阿金阵亡次日,早几天从中央发出的调令飞抵阵地,调他任三军团动员部部长。

陈阿金阵亡消息传到上海,年轻的妻子抱着年仅两岁的儿子陈雪祥泪如雨下。经不住别人的苦劝,不久她便改嫁了。懵懵懂懂的陈雪祥在4个叔叔家轮流生活,叔叔们靠拉黄包车、送牛奶,拉扯着他和自己的孩子们。陈雪祥长到16岁,才从叔叔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找到父亲的遗体,拜祭一下。”解放以来,陈雪祥曾多次写信给中央军委,表达自己的心愿。1954年,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回信答复:“遗体安葬情况,因年代久远,部队



历经变化，无法查明。”

这70多年来，陈雪祥想尽办法收集关于父亲的资料。他常去图书馆，翻阅过大量资料文献，看到有关父亲的记录，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也一字不差的把它们抄下来。

“我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虽然他没有亲自教导过我，但是他的品格和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陈雪祥说。

(唐 烨)

陈阿金同志简历

陈阿金(1898—1934)原名陈建金，江苏阜宁县人。1925年入党。1926年至1927年，两次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0年先后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军事教员、连指导员、政委等职务。1932年—1933年先后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第五师政委。1934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8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防守高虎垅阵地时遭敌机轰炸牺牲。